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李涵秋卷

近十年目睹之 怪現狀

李涵秋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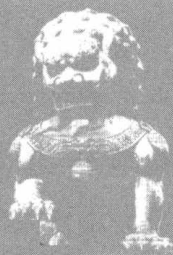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李涵秋卷

近十年目睹之 怪現狀

李涵秋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 李涵秋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6. 1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李涵秋卷)

ISBN 978 - 7 - 5034 - 7145 - 2

I. ①近… II. ①李… III. ①章回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85192 号

点 校: 袁 元

选题策划: 马合省 责任编辑: 薛媛媛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0 字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8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序

人不幸而为今日之小说家，亦幸而为今日之小说家，何也？则当兹妖氛满目，狐狸成群，其足为传写之资，渲染之用者，无非猥琐之人物，齷齪之事实。牧豎小人，日与相对一纸中，其痛苦为何如？而又不得不强抑心怀，穷形尽相以写之，此小说家之不幸也；然亦赖有尔许事实，而其资料乃层出不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人读之者，见其刻画逼肖，惊鬼惊神，则亦啧啧道善，从而称之，而其名乃轰然以传，此又小说家之幸也。江都李涵秋先生，工为小说家言，先后所著各书不下十余种，纸贵洛阳，不胫而走。顷复取光复后十年间所闻见各事，成《近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书，铸鼎象奸，燃犀烛怪，正与吴趼人氏所著《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可以后先媲美，其可信今传后固无疑义矣。然当其斗室静坐，吮毫伸纸之时，正不知中怀若何悲痛，牢愁若何拥集？更不知几度搁笔，几度攒眉蹙额，欲离座而起也。斯又先生之幸欤？抑不幸欤？今者书成未久，先生幸而已归道山，否则世变日亟，奇事日多，先生当夫抒写之时，更将触起无限悲痛，有过今兹所感受者耳，然自小说界言之，则老成凋谢，继起无人，固不幸甚矣。悲夫！

民国十二年四月 荅狂序于海上忆凤楼

目 录

序	茗狂 1
第一回 乔坐衙作福作威 施毒计害人害己	1
第二回 说大话吓煞土老儿 送人情欢联县知事	9
第三回 上匾额满面起光荣 吝金钱一心欺骨肉	17
第四回 骨肉起风波后恭前倨 乡绅闹意见右绌左支	25
第五回 屋漏旦明举人讲学 沿门托钵丐妇伸冤	33
第六回 缘外缘诗歌鹑鹑 错中错谱乱鸳鸯	41
第七回 讲共和保卫团聚赌 开眼界钓鱼巷狂嫖	48
第八回 开大会偶惊艳影 结新盟计诱童骏	57

第 九 回	卖风流教员遭马刷 谋扰乱兵士获传单	64
第 十 回	求救无门人情落落 请君入瓮天网恢恢	72
第 十 一 回	螳捕蝉恶人占财产 蛇吞象弱女报仇讎	79
第 十 二 回	泄忿气鞭答鸾凤 审奸情棒打鸳鸯	86
第 十 三 回	溺私情深宵闻惨语 动公愤开会发狂言	93
第 十 四 回	走权门殷勤钻狗洞 失人格谈笑荐蛇医	101
第 十 五 回	庆生辰大闹老虎灶 嗟落魄小滴护龙桥	108
第 十 六 回	老医生怀娠误臆胀 小痞棍育子没粪门	116
第 十 七 回	冷落门庭乡愚谈往事 草菅人命医士判徒刑	124
第 十 八 回	遇小贼狱里快谈天 觅外甥街前迷岔路	132
第 十 九 回	获巨金外甥赎罪 失赃物阿舅遭冤	141
第 二 十 回	婢膝奴颜心源授受 灯昏夜黑人体模型	149
第二十一回	报妻仇误惊阿姊 探兵信巧遇孤孀	156

第二十二回	卖小妻媒人论身价 骗侄媳绅士逞风骚	164
第二十三回	叙旧情可歌可泣 制春服奇事奇文	171
第二十四回	奋义勇枉作冰人 陷牢笼痛惩淫妇	179
第二十五回	一夜夫妻成局 满城风月故乡	187
第二十六回	设圈套有意占孤孀 踢皮球无心惊艳遇	194
第二十七回	评古画张口喊梅花 夺名园居心敲竹杠	202
第二十八回	工鬼计舌鼓如簧 耀官星冤沉似海	209
第二十九回	拜干女不枉解慳囊 媚小妻权且升正室	217
第三十回	谋荐举局长渡江 述新闻旗人改姓	224
第三十一回	怜旧宠玉殒香销 进艳姬花团锦簇	232
第三十二回	孤党成群门房工笑谑 蛾眉见嫉卧室起喧嚣	240
第三十三回	骗老人大同说大话 恋慈母哀女起哀音	247
第三十四回	托良媒翻云覆雨 得喜信锦簇花团	255

第三十五回	窃明珠暗中施狡计 全贞璞意外遇奇缘	263
第三十六回	怀剪刀冰清玉洁 揭黑幕石破天惊	271
第三十七回	认兄妹洞房昵语 驳名分监督施威	279
第三十八回	受责骂楚囚相对 叙家常骨肉团圆	286
第三十九回	起风波内宅出新闻 聆笑语门房窥秘戏	294
第四十回	金尽还乡频遭白眼 日暮寄宿致感当年	302

第一回

乔坐衙作福作威 施毒计害人害己

桃源县城外有一座义兴镇。那镇市却没多广阔，夹大夹小约有二百多家居民，其余便是一望无际的旷野。离那镇市一里远近，荒荒莽莽地矗立着一所破庙，大门倾倒，门头上隐约露着一方石额，是关帝神殿四个大字。先前原也有个住持和尚，近来因为外边闹着武昌起义，那和尚性命要紧，兀自卷包逃走。把一尊关帝神像孤零零地掳在那里，他老人家一只丹凤眼，差不多被蛛网都缠满了。

谁知不曾隔了多少时候，那庙门口忽然挂起一对白底红字灯笼，上面印着保卫团的字样，这一晚随着那尖刀似的冷风，在那搭儿晃晃荡荡。左右两旁好像也站着两个守卫兵士，只是没有军装。一条大辫子盘在额角上，短衣窄袖，四条毛腿全都染着黄土，远远望了去，还疑惑是穿着革皮靴子哩。门里有折断的栅栏，拿绳子扣着一个蓬头赤脚的乞丐，在那里冻得索索地抖。不多一会，忽然从大殿上跳下一个汉子来，向那两个守卫吆喝道：“呔，大老爷升堂了，你们快将犯人提进来审讯哪。”说完这话他又进去了。那两个守卫不敢怠慢，立刻虎也似的将那乞丐绳子解下，牵着他便往里走。只见神案上踞着一个二十来岁的少年，面孔漆黑，他虽然坐在那里，却跷起一只大腿，把来搁在椅子上面。案上点了两枝小蜡烛，绿阴阴的好比鬼火一般，案旁也站着两三个人，替他在那里绷场面儿。守卫将那乞丐带至面前，站的人便一齐喊着：“快跪……快跪，大老爷在

这里！”那乞丐便扑通跪下。少年快活得只是要笑，忍而又忍，方才撇起他的二八京腔，问道：“呔！你这厮姓什么叫什么？为什么不安本分，跑到本团长这汛地上来窥探？可知一定是北方的奸细，快从直招来，若有半句虚言，本团长就要动大刑了。”说着便将案上放的一块小瓦片儿使劲一拍，两旁的人又跟着一顿呼么喝六，可怜吓得那乞丐直翻白眼。哀告着说道：“小的姓曹，浑名叫做海里混，在这镇市上求乞多年，从来不敢犯法。今天赶向这地方拾些柴草，不料就被大老爷派人将我擒获，大老爷说我是贼，小的实在不敢做贼。”那少年听到这里随即掉转脸望着那一班没脑子的笑道：“你们瞧这厮狡猾吗？他轻轻便将这重罪卸掉了，料想这种贱骨头不打如何肯招，左右何在，快替咱掌这厮的嘴。”行人齐齐地答应了一句，只是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尽笑。诸君若问他们笑的缘故，原来掌嘴却是容易，只苦不曾预备着家具。那少年也猜到他们的用意，把个脑袋向腔子里一缩，忍不住笑得咯咯的。人急计生，登时在自己左脚上褪下一只蒲鞋，递在那个守卫手里，另一个守卫便攀倒乞丐的下额，一五一十，十五二十，足足打了有二百多下，那乞丐因为毫不疼痛，哭倒不要哭，只故意干嚎着：“大老爷高升……大老爷高升……”

他们正在这里鬼混，不防远远道上飞也似的抬来一乘小轿，轿前八名卫队，手里都高高地擎着纸灯，轿后两个家人跑得七喘八吼，直对庙里走来。那公案上坐的少年眼睛最尖，瞧见这个形状，忙向众人努了努嘴，众人立刻将那乞丐带过一旁，又将那只蒲鞋交给少年，少年拔起步来匆匆地迎出大门。其时轿子已经落地，由家人揭起轿帘，里面早跨出一位五十来岁的老者。看见那少年便笑问道：“阿虎，我们这团里不曾发生什么变故？”阿虎忙笑嘻嘻地说道：“不瞒阿爹说，干儿子整日直在庙前庙后巡逻，也是事有凑巧，却被干儿子擒着一名奸细，大约是由徐州下来做侦探。”老者才向椅上坐

定，家人又捧上茶来，老者吃着茶又向阿虎叹了一口气。缓缓地说道：“咱适才由县署出来，打听得的的确确，南京雨花台已被咱们的军队占据，天宝城指日可下。眼见清朝气数已尽，是再也不能恢复的了。县大老爷向咱打恭作揖，将这义兴镇的全权通通交代给我，叫我维持治安保守秩序。”说到这里，又将喉咙放低了好些，重行说道：“你们今天瞧着，咱不过打从本乡的乡董荐升到保卫团团长，然而将来升官发财的捷径，便由此是发轫之始。若不趁这时候赶快立点异常功绩，小则对不住本县的县大老爷，大则对不住南京城里的黄大都督。难得这当儿捉住一名奸细，千万不可吃他逃走，不知他可是奸细不？是倒要审问他一个水落石出。”阿虎笑了笑，嬉皮赖脸地说道：“阿爹不曾到来的时候，已吃干儿子讯过一堂，只是那厮很会狡赖，一共不曾供出他们的实话。”那老者拿手拈着自己的胡须，冷笑说道：“你这厮真是胡闹，那法堂只有咱坐的份儿，你如何三不来便猴上去，吃人瞧见岂不要当做笑话。”阿虎被他说得脸上通红，歪着脑袋很露出不高兴的样子。那老者忙掉转口风说道：“这也难怪，你们姊弟俩的脾气，都是咱平日纵容惯了的，所以做出事来都有些没规没矩。比如昨天夜里，气候多冷，外面有是兵荒马乱，躲避还躲避不及，偏生你那姐姐不识时务，兀自在东市头孙花娘家里斗了半夜纸牌。咱不过稍微劝说他两句，他便赌气不肯上床睡觉，哭得眼泡鼻肿，还得咱赔了一个小心，清早打发人在锦章铺子里赎了一丈多的外国摹本，交给你姐姐做一身橙裤，方才博得他回心转意，对着咱笑了一笑。阿弥陀佛，这还算是咱的造化。”他的话刚才说完，对面坐的那个汉子，瘦条条一副瓜骨脸蛋，仿佛是个书记模样，连忙欠着身子笑道：“量大福大，这可就瞧出范大人的经济作用。若在别人，断乎就没有这神而明之通权达变的了。”这汉子称他做范大人的，他名字原叫范勇，表字大同。平时在地方上很有些名望，薄薄地也有几百亩田产。却因为武昌闹着光复，各府各县那一

班绅士，无不借这机会伸张权力。大同趁势拿出了些银子运动别人，公举他做了本乡乡董，又是保卫团的团长。他这公署便将就设在这关帝庙里。这汉子叫做崔作仁，平时读过诗云子曰，近年来穷得没有饭吃，难得巴结上这范大同，由此便在他这保卫团里充当一名书记。每月薪俸领着八百个滴大溜光的铜钱，大同又允许将来替他设法，所以崔作仁很觉得这位范大人是他的感恩知己。凡有可以效忠的地方无不竭尽智谋，推诚相与。刚才阿虎在那里扬威耀武审讯海里混的当儿，他瞧着本有些不以为然，无如这冯阿虎既是大同的干儿，他姐姐又是大同新娶的姬妾，投鼠忌器，只好敢怒而不敢言罢了。

再说大同经崔作仁这一番恭维，喜得心坎儿上都痒起来，忍不住哈哈大笑，说道：“不怕作翁笑话，咱当初不曾发达的时候，靠着自家筋力吃饭，每天肩膀上扛着馒头大饼挨门插户，和那班太太奶奶们做着买卖，若不是懂得些眼色，如何能够成大把地赚钱。如今是渐渐老上来了，像这样花枝般的女孩子，若再没有这本领去敷衍他，这家庭里还想得一时一刻的安静吗？”说着，不住地颠头播脑，便是画也画不出他那种神态。作仁正待再加上他一顶高帽子，不料当这夜深人静，那乞丐扣在外边饿得要死，他便直着喉咙叫喊，这声气随风送入范大同的耳朵里，方才想起阿虎说的那个奸细，兀自皱起眉头对作仁说道：“叵耐这厮竟没有口供，咱们好在闲着没有事做，不如将这厮带进来打他的屁股耍耍，你瞧可好不好？”作仁沉吟一下子，猛地抬起头笑道：“大人可想升官不想？”大同笑道：“世界上的事再也没有比做官好的了。咱又不是呆子，难道都督要把官给咱做，咱还推掉他不成。”作仁正色说道：“可又来了，大人果然要想升官，晚生想这机会必须着落在这海里混身上。”大同拍手嚷道：“我也知道呢，只是阿虎说他是奸细，其实他还不曾画供，所以非打他屁股不可，他吃不过这疼痛少不得便要说出实话，那时押他

到县署，也显得咱们在地方上实事求是。”作仁听到这里，忙将椅子挪了挪，凑近一步，大同也知道他有什么鬼计策，要把来告诉自己。随即将身边那几个蠢汉连阿虎都一齐呵叱出去。然后将个脑袋垂落，笑道：“你放心说罢，咱自理会得。”作仁低低说道：“这海里混晚生却认识他，的的确确是城外一个叫化子，并不是什么徐州下来的奸细。”大同忙道：“完了完了，这还有什么指望呢？不如将他解放下来，赶出庙门去也罢。”作仁笑道：“惟其他不是奸细，我们必得将他当做奸细惩办，这才是大人办事的手段。”大同点头笑道：“难难难，他生着一张嘴，你打死他，他不肯承认也没有用。平白地冤枉人，吃县大老爷查出来，不反怪咱们粗心浮气。”作仁冷笑道：“县大老爷的用心还不是同我们一样，他也巴不得在地方上多捉一两个奸细，好向省里去表他的功绩。我劝大人这时却不必惊天动地，只消晚生略施小计，保管海里混中着我们的圈套。”他一面说一面便附着大同的耳朵，将他打的主意详详细细告诉大同一遍。只乐得个大同眉花眼笑，说：“好计好计，只是太刻毒了些，良心上似乎讲不过去。”作仁又笑道：“义不掌财，慈不掌兵，将来大人手握重兵，每天杀百十来个人也稀松平常得很。若处处都将良心放在面前，恐怕在政界里一步也行不去。只是一件，万一大人得了好处，却不可将晚生的这番苦心把来搁在脑后。”大同这时早举起手掌，在自家胸脯上拍得咕咚咕咚的，笑道：“作翁，你未免太过虑了，咱同你相处也不是一日，咱的为人，你岂有个不相信的道理，请你尽管放心，咱是血性汉子，知恩必报。”崔作仁当时吃他这番温言抚谕，说不出心里感激，更不怠慢，他便别了范大同，从大殿上跑至外面来和那乞丐海里混秘密接洽。范大同在屋里坐了片刻，觉得这保卫团里也没有什么事故，一心早想跑回去和他姨太太偎香倚玉。又恐怕这边没有人照应，随又派家人去招呼阿虎，意思要吩咐他几句话，谁知阿虎这时候已不知去向。庙里庙外寻了一会，连影子都没有。

再说那个没脑子的崔作仁兴冲冲地趑近那个海里混身边，只见海里混正在那搭儿直着嗓子叫喊哩。作仁使劲将他推了推，笑道：“曹大哥，对不起你，你在这里辛苦了。”海里混从那盏煤油灯底下伸头一望，他平素也认识这崔作仁，忙喊道：“崔先生，你瞧可冤枉不冤枉，我好好地出城来讨饭，不防备吃他们当做什么奸细看待，将我缚在这栅栏上受罪，你老可怜我这个，不但我海里混这大半日没有米粒下肚，而且家里还饿着一个老娘，他眼巴巴地望我带些剩粥剩饭回去，让他好好度命。”崔作仁见他说出这样可怜的话，忙道：“有有，我久仰你也是一条好汉子，只怪他们没有眼色，平白得罪了你，你休得见怪，我来请你吃一碗老白米饭，你且随我进来，我还有话待和你讲。”一面说一面便呵斥那两个守卫，命他们将绳子解放下来，他也不嫌肮脏，早携着海里混的那只乌黑的手两人厮并着走入后面。其时范大同已不在室里了，海里混经他这番殊宠异数，心中暗暗纳罕，当真一屁股便和作仁对面坐下来。作仁连忙命人拿冷水泡了一碗锅巴，递给他嚼吃，海里混实在饿得头晕眼花，只听他呼哩呼啦，不消两三口，将那锅巴咽得干干净净。作仁知道他还未曾饱，第二碗又流水般地送过来。海里混好生快活，吃着说道：“你老看顾我这恩典，叫小的何以报答？”作仁笑道：“这也不难，眨眨眼你做了带兵的老爷，只消在营里替我觅件差事，我也省得在这保卫团里餐风宿露，一个银饼儿也捞摸不着。”海里混听到这里，不觉笑得一口锅巴都喷出来，说道：“你老休得拿小的开心，叫化子能够有这造化带兵，大家都捏着青竹竿儿讨饭去了。”作仁忙放下脸色说道：“大哥，你休得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你瞧目下那一班督军师长，谁不打从讨饭上来的，他们这时候虽说是扬威耀武，其实查问起他们根底，倒有一大半是打光棍出身。俗语说得好，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我不过瞧见大哥红光满面，知道你不久就该有意外的机遇，旅长团长纵然一时不能达这目的，至于一个营长，

牢牢靠靠揣在你荷包子里。如若不灵验，我以后再不敢替人相面算命。”这几句话，将那个海里混说得心花怒放。捧着大碗仰头笑问道：“原来你老还懂得麻衣相法，如果应了你老的话，这是再快活不过的了，但怕小的没有这样侥幸。”作仁趁势说道：“瞧大哥的气色，委实是官星透露，但不知你的八字如何，命相合参，那就再准确不过。”海里混得意已极，真个告诉他生年月日，只是一时想不起自家时辰。好容易在肚腹里搜索了好一会，然后笑着说道：“我记我娘告诉我，我出产门的当儿，却好太阳晒在屋角上。”作仁接着笑道：“得了得了。”作仁在嘴里叽哩咕噜了一遍，忽然跳起身来对着海里混便唱了一个肥喏，吓得海里混直跳起来。作仁又笑道：“大哥包管你不出三天，便得有人来请你去做营长。”海里混咧着大嘴笑得咯咯的，又有些待信不信，仰着脖子问道：“这就难了，那营长如何会飞到小的头顶上来哩。”作仁正色说道：“我说过的，一个人运气到了泰山也挡不住哦！怪道他们将你当做好细呢，谁知这奸细两个字是大哥升官发财的第一步。”这句话可把海里混蒙住了，笑嘻嘻地问道：“奸细与做营长又有什么相干？”作仁故意叹了一口气，说道：“大哥，你可知道这奸细别人是不容易干的。非得在夯兵那边有一点儿身分，他也不敢请你来做奸细。我们这位县大老爷胆子最小，听见奸细这名目兀自吓得害怕，他一定便想来笼络你，至少也得大小给你一个委札。你只消说愿意投诚，他知你是一个老奸细的资格，如何还敢怠慢你。哈哈，原来你有这等造化，怪道你那八字上注得清清楚楚。”海里混吃他说动了心，直喜得手舞足蹈。没曾隔了半晌忽又踌躇起来，说道：“万一县大老爷不肯相信我是奸细呢？可不白费一场欢喜。”这时崔作仁说道：“不妨不妨，明早我亲自送你过去，县大老爷不相信，你便一口咬定我是你的见证。”海里混听见这话，他扑地直跪下来，说道：“小的此后有了发迹的日子，断不忘记先生，一切都求先生帮忙则个。”海里混意外碰着这样机会，他也不记

念他那老娘了，欢天喜地，这一夜便住在那关帝庙里。第二天起了一个清晨，便由崔作仁带着几名守卫，亲自将他送入县署来。在崔作仁的用意，未尝不暗暗笑那海里混戴着脑袋而来，恐怕要砍了脑袋而去。至于他自家这个脑袋，总以为牢牢安在脖子上，再不会有变动。他哪里又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当这变幻莫测的时代，草菅人命也不是一件稀奇古怪的事哩。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第二回

说大话吓煞土老儿 送人情欢联县知事

阿虎因为扑了范大同一鼻子灰，他登时噘着嘴，歪着脑袋，将一件布棉襖子腰间束的那条板带使劲勒了一下子，冷不防蹿出庙外，迎着一口西北风，跑回镇市上去寻他的快乐。那座义兴镇本来荒僻，加上在这三更半夜，街道上早已冷清清的鬼也没有一个。赶至一条僻巷，有一家小门里隐隐约约还露出灯光，还有好几条狗，见了阿虎不住地汪汪乱咬。阿虎也不来理他，大踏步将门一推，那门响也不响便直开下来。堂屋里全是土地，纵横着三五个蠢汉，有的还在那里磕旱烟袋儿。一见了阿虎，大家都笑嚷道：“哎唷，冯大爷，怎么到这时候才来？可把你那个心爱的人都想煞了。”阿虎笑了一笑，刚待那个左首进房门，门帘掀处劈头跑出一个人，阿虎认得他是赶车胡二。不由放沉下了脸，吆喝道：“呔，你这厮怎生没规没矩？这房里应该你进出的吗？”胡二未及答应，里面早有妇人声音笑道：“好人，你不要闹标劲罢，累着我等了这多早晚了，我还疑惑你骨头打了鼓呢？人家在这里撒尿忘记拿草纸，是我喊胡二进来递一张纸给我，难道你又生了鬼心眼儿，编派我偷汉子不成。老实说，比他漂亮的男人多着呢，我要偷也不至偷到胡二。”阿虎吃妇人这顿发挥，不由噗哧一笑，忙上前赔话道：“人家不过说了一句，到了你嘴里便有这些瞎三话四。”那妇人将个马桶盖高高举在手里，望着阿虎冷笑道：“哼哼，若不是你认错得快，瞧老娘有得轻饶你，第一件法宝便兜头给你这一马桶盖。”说得房里房外大家都笑起来。外边有个